

易

筮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胡一桂曰此章專論伏羲體造化以作易全重乾坤二卦乾坤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易首乾坤而六十四卦皆在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六十四卦盡於乾坤而乾坤盡於易簡賢人能體之所以成德業而參天地者在此矣

易之始於乾坤何也以乾坤之卦本天地所自有非聖人安排布置爲之也方乾坤之未畫觀

天之尊地之卑而乾坤已於此定矣而天地中所有之卑高動靜方物象形亦先乾坤中所有之貴賤剛柔變化而位而斷而生而見矣故聖人以畫之奇者爲剛象乾以畫之偶者爲柔象坤一剛一柔相摩而成八卦八卦相盪遂成六十四卦也至六十四卦成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在其中而震雷巽風離日坎月與一寒一暑皆鼓於此潤於此運行於此而陽男陰女莫不成於此矣諸卦無一畫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

山澤水火無一畫非乾坤也乾因物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則有不知之知簡則有不能之能始乎法天地終乎參天地也康伯曰天地之道不爲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故曰易簡天地易簡萬物各載其形聖人不爲羣方各遂其業德業既成入於形體故以賢人目其德業

大傳首提出乾坤二字若貴賤剛柔變化卦爻中原無此名目獨有吉凶二字耳此皆夫子象

傳象傳中標出六十四卦總是一乾坤而此等乃其中所具之物件夫子闡論乾坤而並及之耳不可以貴賤等與乾坤並列也

風不可言潤樂記作奮之以風雨校是釋典引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溫此星經說一奇未盡鬼神莫知一盡立而萬事畢矣故物之大始惟乾爲能知之

知猶主也如知府知州之知萬物始于坤坤又始於乾故曰太始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章明易之乾坤觀天地之象而得之此則言聖人所以繫辭之故亦由於觀象也聖人設卦指伏羲而言伏羲始作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所謂八卦以象告而吉凶變化之理未之詳也至文王觀六十四卦之象而繫之彖辭觀三百八十四爻而繫之爻辭而吉凶明變化生易之理始大備矣下復以二端析爲四類而言之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

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無入而不利矣孔子作大傳一篇全爲此事故學者以繫辭傳名之當時傳授之意從可知矣

三極者何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天之極也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剛柔地之極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人之極也天非陰陽不立地非剛柔不立人非仁義不立天地人其形也陰陽

剛柔仁義道也天以陰陽之道而立爲天地以剛柔之道而立爲地人以仁義之道而立爲人猶屋之有極而立爲屋也三極者參而三矣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獨無所謂一乎太極者一也一者理也極之爲言至也太極者至之又至非尋常之極故曰太極屋極之極有形也無形之極則曰太極猶莊子之言大塊也塊有限而塊之無限者曰大塊知此者知孔子立言之意矣

子瞻曰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無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爲無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旣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無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無窮人之觀之以爲有無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爲進退晝夜之間耳

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爲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
今之明也而以爲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
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無往而不一
也

羅君章更生論曰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
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今談
者徒云向我非今我而不知今我卽向我耳達
觀者以死生爲寤寐誠哉是言子瞻之說實與
此合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統論卦爻所繫之辭之通例也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者善補過皆解繫辭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法蓋彖辭所言之象卽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

變卽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
辨吉凶謂之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
悔而致非有憂虞之心者不能謹其微至於吉
凶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辨也此而不悟聖
人亦莫如之何也已小疵猶小病也始疵則小
久之則大所謂向於得而不可言得向於失而
不可言失是也

齊者有所統壹之謂陰小陽大雖若不齊惟當
其時位者能爲一卦之主而用事焉故曰齊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
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
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
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
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章言聖人用易之事也準如太玄準易之準
易之作也原準乎天地故易之成也彌綸乎天

地天地陰陽之用不能無不足亦不能無有餘彌者補其不足而彌縫之綸者約其有餘而條理之也下文申言彌綸之事皆就聖人言而以易無體一語結之聖人卽易也

三知皆申言易所以與天地準也天地陰陽而已陰陽之大者幽明死生鬼神而已聖人知此三者而摹寫於易天地之道舉該括而無餘矣此易所以與天地準也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天之文地之理炳如秩如此其明也形而下

者也至文理之所以然者則幽而非耳目之所及形而上者也衆人或執器而昧道或見道而遺器聖人卽器而見道以道而制器有無俱妙真妄兩冥而天地幽明之理盡之矣此其所以知幽明之故也何以知死生之說也衆人生不知所從來死不知所從往成然寐冥然覺所謂流浪生死者也聖人原之而知生之所以始反之而知死之所以終卽始終而知其有無始無終者在卽生死而知其有不生不死者存萬物

歟生之說盡之矣此其所以知歟生之說也何以知鬼神之情狀也精氣所聚之物必有靈焉以主之精之靈魄是也氣之靈魄是也其合也精氣可見而魂魄不可見其離也魄之降可測而魂之游不可測聖人知覓不自變而必生於物物不終物而必游於變造化鬼神之情狀盡之矣此其所以知鬼神之情狀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歟曰未知生焉知歟子路之間及此可謂窮深入微矣或者謂

夫子不答其問不知實所以深荅之也此在學者心領神會豈可以區區訓詁講解得之哉聖人旣洞晰天地之理其作而爲易以彌綸天地之道宜無難者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總言之下乃詳其實耳知周萬物似天也道濟天下似地也不過卽不違旁行者達變之權不流者守正之經也行權而不離於經智之用也樂天知命智之體也此又自智周萬物而推言之也士者卽其所居貴賤險夷順逆皆是也身在是心不

在是不可以言安不安則厭棄之心生而所存者薄矣故安士而後能敦仁敦仁而後能無所不愛也此又自道濟天下而推言之也範如鑄金之模範圍如匡郭之周圍範圍天地之化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而天地中之萬物皆可曲成而不遺聖人之彌綸天地如此非神無方而易無體者其孰能之所以然者只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耳晝夜之道卽幽明死生鬼神之謂惟其通知所以有此知周道濟範圍曲成之

妙惟有此知周道濟範圍曲成之妙所以爲通
知也張子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
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耳
葉少蘊曰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
體也而易不以體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易无體
龔深之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不受命於陰
陽而從役于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
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爲
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

乎晝夜之道者則異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爲神其用爲易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言天地之道不外於陰陽而聖人摹之以作易莊生所謂易以道陰陽是也一陰一陽循環不已若道路然故謂之道如一闔止謂之闔一闢止謂之闢惟闔而闢闢而闔往來不窮斯名爲變耳非闔闢之外別有變陰陽之外別有道也天人相接處爲繼人所稟賦處爲成曰善曰性孟子之說實原于此但仁智者多却一見百姓又少却一知于原來面目遂爲有間耳試觀天地之顯仁藏用而鼓萬物也業謂之富有德

謂之日新大且盛矣實皆陰陽自然之妙在陰無陰陰以之生在陽無陽陽以之成以聖人校之未免有憂尚有一塵之隔然聖人能以其有憂法天地之無憂而易作焉何以謂之易生生也何以謂之生生乾之成象坤之效法也有乾有坤則有六子相生不已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天下之亹亹成矣何者極其數而知來者占也占則可以知吉凶之兆通其變而前用者事也事則可以盡趨避之方苟徒知占而不

知事一切俛首以聽於數則文王當殞於羑里
仲尼亦殲於桓魋矣何貴於易哉然占也事也
一陰一陽其體雖若有定而或陰或陽其變實
不可測人皆曰極數而未必能知來人皆曰通
變而未必能成事此無他昧於陰陽不測之神
也知陰陽不測之神則聖人之無爲與天地之
無心始相脗合而成位乎中者無愧矣

史稱郭璞洞五行十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
方而不能逊王敦之難性輕易嗜酒好色干寶

嘗戒之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夫其溺於欲而不能自克所謂禳灾轉禍者安在宜其及也

康伯曰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爲言不可以形詰者也故曰陰陽不測原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太虛歛爾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兩儀以太極爲始言變化之稱極乎神也夫惟知天之

所爲者窮理體化坐忘遺照至虛而善應則以
道爲稱不思而玄覽則以神爲名蓋資道而同
乎道由神而冥於神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
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
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
以廣生焉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
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極贊易之廣大而所以廣大者則由其易簡

也不禦也靜而正也備也皆易之廣大而獨以
乾坤明之者乾坤衆卦之父母乾坤具而諸卦
在其中矣其靜也專其靜也翕乃乾坤之本體
所謂靜而正也靜而正則動無不正而廣生大
生皆自此出易雖廣大其根原實不踰此非易
簡而何極言易之廣大而以此結之欲求易者
不在於廣大而在於易簡也配天地配四時配
日月以易配天配至德以易配人也易配天地
可謂廣大矣而本之易簡之至德求易者不知

易簡而求之廣大是不知要也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配天地四時日月之妙皆在於我也至德卽大學之至善中庸之不顯無聲無臭至矣無以復加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上贊易之廣大此贊易之至至者無以加之謂也聖人德崇業廣擅一時之盛而實自易得之

此易所以爲至也德崇於知聖人之知日游於高明而進進不已故知崇而德與之俱崇業廣於禮聖人之禮日就於平易而步步着實故禮卑而業以之益廣是崇也天之體固然聖人特效之而非其自爲崇也是卑也地之體固然聖人特法之而非其自爲卑也蓋自天地設位卑高以陳而易之此道已行乎兩間矣聖人不過因之而已豈有所安排勉強爲之哉當是時真性純固絲絲若存而冲漠之中衆妙已具道義

無不自此而出若曰天之崇如何而知必如何
以效之地之卑如何而禮必如何以法之亦支
離瑣屑而不足以言易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牘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
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
天下之至牘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上章存存本原之功也此章擬議言動之功也

存存則擬議者自明擬議則存存者益熟相須爲用者也首章易簡學易之要也非存存何以能至二章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學易之功也非擬議於言動則所謂觀玩者亦空言耳四章蓋互相發也

此言象爻所以立名原取於天下之言動而學者之言動必擬議於象爻而後可此聖人作易之本意也會如省會之會自彼而來者面可至通如通都之通自此而往者方方可達非一偏

易傳卷三
一曲有所拘礙者也

天下之理雖有萬殊其肯綮則至要如人一身得其百節所會而血氣流通何所不貫典禮節五典五禮人所日用未有出乎此者聖人論道極其要妙至於踐履處不過一禮如上言禮卑下言禮恭與夫博文約禮克己復禮皆一義也後人才見到玄妙處便流蕩而不法

學易者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必各當其理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之

仕止久速必各當于時而易之變化成于吾身矣成其變化其字指易言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
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
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從性其
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
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
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
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
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

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岀也子曰作易者
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上言君子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下舉七爻皆慎
於言行者以見其凡例也知此則三百八十四
爻皆可類推

致恭以存位者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

敢踰越非如後世固位持祿之謂

亢者謙之反知聖人深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

深戒亢之上九

害成害其成也

負者以身負物物貴而身賤故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以身乘車身尊而物卑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

此二十字韓康伯本在夫易何爲者也之上班
固律歷志衛元嵩元包皆在天數五地數五之
上程朱移此章之首今從之陽數奇故以一三
五七九爲天陰數偶故以二四六八十爲地天
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則陰陽流行之
次序以五行言之不過一二三四五蓋正數也
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一屬水其位居北二屬
火其位居南三屬木其位居東四屬金其位居
西五屬土其位居中央以五加北方之一則爲

六加南方之二則爲七加東方之三則爲八加
西方之四則爲九復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會而
歸于中央則成十或曰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
也五六居中天地之中數也以五十有五去其
五餘得五十是爲大衍之數以五十有五去其
六餘得四十有九是爲揲蓍之數舊說以此爲
河圖洛書皆无所據今不取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

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四十有四字韓本在再劫
而後掛之下朱子移置在此天數五指一三五
七九之五者皆陽也地數五指二四六八十之
五者皆陰也氣有二而行有五二非五不能變
化故天數有一三五七九地數有二四六八十
五非二不能自行故一三五七九則爲天二四
六八十則爲地也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
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甲陽得乙陰丙陽得

丁陰戊陽得己陰庚陽得辛陰壬陽得癸陰五
者之陰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
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己陰乙陰合
庚陽丙陽合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
者之陰陽各自相合也天數二十有五謂一三
五七九積而爲二十五也地數三十謂二四六
八十積而爲三十也總而計之爲五十有五是
皆天地之數也一三五七九乃天之五行二四
六八十乃地之五材一生一成一往一來造化

功用皆不出此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宋咸易辯云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衍之數推衍者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大陰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

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
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
十六則其數五十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殆是
乎崔愬曰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
愬蓋知太極爲數之體而不用矣而未知兩儀
四象八卦爲數之用也鄭武子揲蓍古法云天
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不盡天地之數何也
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衍
者不及五也又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言於五十中虛一不用也蓋著四十九合成
一圍譬猶渾沌未分乃所虛之一是其用之本
也此易之太極也太極之一非數也數自此而
起是爲數之體非數之用故不用而虛其一所
以存太極之本體而其用則唯兩儀四象八卦
所衍之數則其用四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著
如下文所云之法掛其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
九而爲三十六四其六而爲二十四四其七而
爲二十八四其八而爲三十二蓋出于理勢之

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此大衍之數五十而唯用四十有九是爲不可易之法也分而爲二謂以四十九蓍信手分而爲二以置左右也象兩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者无不象之非特象兩儀也掛懸也掛一者于所分右邊蓍中取一蓍懸于前與左右蓍折立而爲三也象三者自二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之不特象三才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襟之餘併歸而爲一也舊法掛一乃掛

于小指間則與扠同矣既存中指兩扠又加以
小指則爲三扠是五歲之中不特再閏乃有三
閏矣豈理也哉揲連數之也說文云揲閏持也
揲之以四者先取左蓍四四而數之置於左次
取右蓍亦四四而數之置于右也象四時者象
一歲之春夏秋冬也竒與畸同竒者所揲四數
之餘也歸者併而爲一也既四四而數左右之
蓍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或
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扠者勒也歸竒于扠以象

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勒于左手中指外以象三歲一閏次以右揲所餘之數勒于右手中指外以象五歲再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五歲再閏者三歲一閏之後再積日而成月則五歲之間有再閏也故再扱而後掛者一變之中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扱爲三節揲右爲四節再扱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之扱象三歲一閏五節之再扱象五歲再閏是爲第一變也旣再扱而象再閏然後置

前掛扱之著于一處而以所揲見存之正策合而爲一是爲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再扱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林至易裨傳云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蓋以六十四變而八分之老陽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无增損於其間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陰是

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少陰均二十四而少
陽之四益于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
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于老陽則老
陽十二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再變三變皆
當掛一也明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籌也卽蓍之莖數也筮法初變掛扱之數不

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凡三
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則其過揲所得
者四其三十六而其數九得九與八八通計二
十五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四而其數六
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爲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之爲三百六十則當
一期之日數期周歲也日行天一歲一周凡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書堯典云朞三百六
旬有六日是也今畧其餘舉其成數言之耳二

篇謂易之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四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應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而曰當萬物之數者取其盈數言之不論其餘也兼山郭氏曰以畫言之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无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

无是畫无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不稱六也故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九六有象七八无象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王景孟曰營求也用蓍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

策三十有六老陰數六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
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
陰數八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是陰陽老
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
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
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六三
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
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亦四而求之

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九
二其數一千二百七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九
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
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所以成于四營也
十有八變者每一變分掛揲劫爲一變三度分
掛揲劫爲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
於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有十八變
而後成六畫之卦也八卦乃三畫之卦小成謂

內卦成于下也引而伸之者外卦又成於上則爲六畫之卦六十四也觸類而長之者八卦可伸而爲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卦可伸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也以四千九十六卦而斷吉凶天下所能之事盡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子曰知變化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易道變化无穷未易見也顯之者辭也顯而可見則幽者闡是謂顯道易之德行至簡至易亦

可測也神之者數也神而莫測則顯者微是謂
神德行道顯故可與酬酢德行神故可與佑神
變化之道卽所言蓍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
合此非人之所爲乃神之所爲也故曰陰陽不
測之謂神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
變以制體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
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

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于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辭變象占雖云四者而其下所論則皆占也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至變言占之法也至神言占

之理也

制器尚象如後所言衣裳舟楫書契宮室之類皆是下閨戶閨戶一事亦其例也將有行言有所往也一與二爲參二與三爲伍交互之意錯雜也綜三蒼云理經也謂機縷持絲交者屈厄制經令得開合也占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爲三變每揲有象兩象三象時象閨再閨爲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

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總之此二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爲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爻拆以爲內外兩卦之象此二句方論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有爲皆純乎天者也及問而以言則受命如響無遠

近幽深遂知來物其感而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一句寂然固无思爲感通亦无思爲一毫无容私於其間故謂之神玩辭云未占之時如鑑之明如谷之虛及其占也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有何思有何爲乎華嚴以無盡境界爲一禪門無盡衆生無明行相而爲佛事承事無盡諸佛遍知無盡諸法而不壞無心卽此理耳

韓康伯曰非忘象者无以制象非遺數者无以
極數至精者无籌策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
无不周至神者寂然而无不應斯蓋功用之母
象數所由立故曰非至精至變至神則不得與
于斯也

至深難見之理皆就易中見之如所謂通幽明
之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卦中吉凶悔吝其幾
半微半顯正在茫昧時盡研磨出來故曰極深
研幾此言四者所以爲聖人之道由聖人以其

極深研幾之所得而寓之蓍卦之中也聖人之
深能通志而易之至精出焉聖人之幾能成務
而易之至變出焉聖人之神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而易之至神出焉是聖人之道皆易之所有
故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一語結之通天下
之志與受命如嚮相應成天下之務與成天下
之文定天下之象相應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

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歟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是故闔戶謂之坤關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體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曰開物晰理也人所欲爲者成全之曰成務適變也

著用于卦未定之先故曰圓而神卦成於蓍已定之後故曰方以知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吉凶告人故曰易以貢張乖崖言公事未着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乖崖所言陰陽卽易所謂方圓耳知來藏往委之蓍龜而聖心一無事焉涤除玄覽歸于无疵是何思何慮之

境也故曰洗心退藏於密密猶言未始出吾宗
通志是其聰明定業是其睿知斷疑則其神武
之決也著龜在萬物亦動植之常耳唯聖人知
其爲神提掇出來遂爲卜筮之大用故曰興神
物先占而後事故曰前民用有思則與物雜故
欲齋有爲則與物敵故欲戒齋戒所以神明其
德而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德神而蓍卦之用神
矣

觀易洪範明卜筮之用大而且詳豈聖人之神

且智盡出敗甲枯莖後哉古之通志決疑定業
而成亹亹必寄諸無心者而後神故聖人欲洗
心而退藏于密也必吉凶與民同患而後可欲
齊戒以神明其德也必興神物以前民用而後
可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坤乾商易之首卦也
孔子曰吾得坤乾焉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
陽不測之謂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者何一陰
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如曆家不曰朔晦而曰

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義類如此故曰易逆數也

郭子和曰坤陰物也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有
闢戶之象既能闔又能闢是謂變朝闢之暮闔
之日復一日往來不窮是謂通至于戶之可見
則曰象有形則曰器制而用此則曰法利于出
入而无不用之則曰神然則一戶之設无非陰
陽之妙理豈苟然哉治天下之道無他如制一
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黃帝堯舜之治不過如

此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漢紀引易作立象成器以爲天利今脫一象字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鈞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易有四象而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爾雅云儀匹也兩儀言陰陽相匹也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先元氣混而爲一卽太初太一也老子曰道生一卽指此而言混元旣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卽老子云一生二也金木水

火稟天地而生故曰兩儀生四象土分旺四季
又地已該土故但言四象也震木離火兌金坎
水各主一時又巽同震乾同兌加以艮坤之土
爲八卦故曰四象生八卦也古注疏之說如此
房審權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八卦非今
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
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
而兩儀亾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
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此可

補注疏之遺

玩辭凡繫辭之稱八卦卽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例以八卦稱之萬物皆具奇偶之法象而天地其最大也萬物皆具九六之變通而四時其最大也萬物皆有爻象之著明而日月其最大也三者具而易之道備矣一家一鄉一國各有占也而據崇高之極可以作天下之易者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者也山巫野祝皆能占也而具神智之全可以爲天下利

者聖人也折筵剝簾毀瓦灼雞皆可占也而有

探索鉤致之神有決疑成務之知可以供聖人
之用者蓍龜也三者具而易之龜成矣此六句

言成龜之所由立也

離騷索環茅而筵簾環茅靈草也筵竹筭也楚人謂

結草折竹而十日箄

石澗曰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因圖書之文而畫
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非圖書有
天生之數而聖人就取之也閏子明以五十五
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

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爲是劉爲非其實皆不然按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玉也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之有文者爾崐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畫卦初无所谓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易固有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四十五數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而上列二四下列

六八分布而爲九宮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在易則无一語及此蓋非易數也洛書則他經无所見孔安國注洪範乃以爲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按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洛之出書安國何所據而有是說耶夫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也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是伏

義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謬乎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原无所據蓋皆出於緯書漢儒多習識緯之學其爲義疏多採諸此自其有九篇六篇赤文綠字之說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所負者豈不甚可笑哉蘇東坡張南軒皆謂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要皆恆妄不足深信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廣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

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一章反覆發明一象字而着落在神明默成之人非神明默成固无以體易也

陰陽者橐也所以陰陽者道也四體者器也所以使四體者道也以无形而使有形故曰形而

上以有形而使於無形故曰形而下

楊廷秀云此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

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章專重一動字聖人之辭原是見天下之動而繫之非當動爻象之謂也蓋方寂然不動無可言者只是才動便有吉凶悔吝之不同聖人作易不過教人慎動以避凶趨吉而已欲慎動莫若以正故獨提貞之一言雖天地日月不能

外之況人之不正而欲以獲吉萬萬無是理也
陰多而陽少則以剛爲本陽多而陰少則以柔
爲本所謂成卦之主也故曰立本有一卦之時
有一爻之時隨時而趨卽變通之道正義云卦
既總主一時爻又就一時中各趨其所宜之時
是也

吉凶不同惟貞者勝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
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貞則動固不吉何凶悔吝
之有觀古換切示也卽下確然示人隤然示人

意

爻象動于著策之中吉凶見於辭命之際故謂
爻象爲內吉凶爲外功業卽吉凶生大業之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人作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古
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
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
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

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舜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刻木爲
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
隨重門擊折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

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
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吉穴
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
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
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
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是故易者象也象
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
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卽崇高莫大乎富貴也曰仁
曰財曰義卽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
大乎聖人也得富貴之位行聖人之道本仁以
愛人明義以立政然後可以保烝民之生配天
地之大故下文以義農黃帝堯舜實之皆聖人
之富貴者也制器尚象凡十三卦獨乾坤合而
不分上古衣裳相連乾坤相依君臣一體也後
世衣裳離而爲二尊君卑臣上下判隔失古意
遠矣今獠川苗寨多衣統袴上下相連猶是古

法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十三卦皆聖人經世大法卽所謂理財正辭禁
非者此非聖人之私知也取于十三卦之象然
後成亦非一聖人所能爲也歷五聖人而後備
蓋斯人生生之道若此其難而聖人所以生生
斯人者若此其勞也故曰如古之无聖人人之
類滅久矣

此章先言包犧觀物制易中言聖人觀易制物
皆尚象之事子瞻曰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

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遠矣彖者彖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爲肴以別之彖則何爲取于彖也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彖也爻則何爲取於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製彖之體而而適險易之變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

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衆者以寡者爲之君寡者以衆者爲之民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二陽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偶王傳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動者貞夫一者也然陽卦陰卦何以爲君子小人之辨奇爲君偶爲民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偶爲君奇爲民則陰陽之理

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繫七爻起于中孚鳴鶴在陰下繫十一爻起於咸憧憧往來卦氣圖自復至咸八十八陽九十二陰自姤至中孚八十八陰九十二陽咸至姤凡六日七分中孚至復亦六日七分陰陽自然之數也此卽經分上下陰陽各有定數之旨吳幼清欲合上繫七爻與此十一爻序于乾坤文言之後共爲十翼之一篇蓋未知此理耳知其同歸則殊塗皆同也知其一致則百慮皆一也千思萬慮皆何思何慮也卽憧憧往來不

見往來之相朋從爾思不着朋從之跡譬之良
馬見影輒驚未有見自影而驚者也不然日月
寒暑日日往來歲歲往來何嘗以往來爲病雖
然此同歸一致處正安身立命一着如尺蠖之
屈龍蛇之蟄其伸與存身皆自此得此卽寂然
不動之神也非工夫粗淺者可入須精義之功
極細極微方得欄柄入手到此如屈而必伸蟄
而存身其致用皆不期然而然用無不利身無
不安卽崇德也但此等境界猶可以知知可以

識識何也以其有神在也過此以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始而入神至此神已窮矣始而可知至此知已化矣非盛德何以及此謂之盛德則崇德不足言矣漢志曰蠖之義蓋取諸尺蠖之義蓋取諸引蘁于尺伸於引今人布指求尺一縮一伸如蠖之步其尺蠖謂乎

潘子醇曰塗殊於所由不殊於所歸同歸則本一家慮百于所思不百於無思無思則均一體蓋無體者總衆體無形者統萬形無體之體不

形之形此之所謂真君

釋典引易曰殊塗而同歸若平徑九達王城不
二九流百氏聖道寧差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
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既辱且危外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卦以剛見揜爲困爻以柔承剛爲辱爲危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
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

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君子不患無獲患無時不患无時患无器不患无器患无韁公用射隼盖二用黃矢以射上也傳中弓矢者器也正指二言不然此語无着落矣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懲惡在初改過在小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
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凶

兩小人不同不耻不仁言愧耻之而後仁也不
畏不義言畏懼之而後義也因懲其小惡而後
戒于大惡此猶是中人之可教者如注家言則
是不可教戒之人必至罪大而不可解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亾其

亾繫于苞桑

常以爲危所以安其位常以爲亾所以保其存常以爲亂所以有其治此三句是論其理是故以下方就君子身上言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

也

玩辭德之薄知之小力之小皆限于稟而不可
强聖人豈厚責以必能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已
過分而不能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
而受其足不折今鼎足弱而實豐有不折足覆
公餗者乎自取之也餗何辜焉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謗下交不瀆其知
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

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知彰者衆矣惟君子于微而知其彰知剛者衆矣惟君子于柔而知其剛故萬夫望之以爲進退之候也孔疏曰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旣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合于神道

韓康伯曰幾者去无入有理而未形不可以名尋不可以形覩者也惟神也不疾而速感而遂

通故能朗然玄照鑒於未形也合抱之木起于毫末吉凶之彰始于微兆故爲吉之先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知幾其神卽窮神之神也聖人所以窮神者知幾而已顏之不遠復庶幾聖人之神歟聖心无動无靜止體自如顏子或不无微動於意然動卽覺覺卽止所以爲不遠復韓退之云顏子之過非發於行彰於言之謂也生于其心則爲過

矣顏子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所以爲庶幾
先儒乃謂退之過許顏子則孔門之改過者不
少矣何以獨稱顏氏爲好學哉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
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丘行泰曰損自泰來以未成卦言之下乾爲天
上坤爲地以乾上三爻爻坤下三爻而爲損有
天地絪緼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爲
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

楊廷秀曰致一者力至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于射王良致力而一于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能矣堯舜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

恒凶

益上九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爻其求又可知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天下之動貞夫一奚疑一之有但古之爲民者一今之爲民者二民旣二矣則趨避必惑民行將何以濟民行二矣則得失必迷其報豈可不明明失得之報則吉可趨凶可避所以濟民之陷溺實在於此故曰衰世之意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

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基如基址人之踐履自下而上以漸積累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矣柄者以此自持如言以謙爲欄柄也豁然而遠其本心之謂復韓康伯曰夫動本於靜語始於默復者各反其所始故爲德之本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此也不恒則雖得之必失之欲其堅固非恒不可自此而本無者日損則曰修本有者日益則曰裕雖遭非意

之變而所造因以日精日徹故曰辨非自他人
觀之也井之德安靜而不動所以爲德之地巽
之德柔順而深入細微事至而隨宜斷制所以
爲德之制

三陳九卦明聖人處憂患之道乾統三女而爲
履坤統三男而爲謙復以一陽動于五陰之下
而爲仁三才之道備矣故取此三卦于上經所
以立本也男女雜居苟不得其當未有久而不
厭者惟恒以長男正位乎上長女正位乎下乃

天地之大義人道之常經故雖雜而不厭也巽在外體爲益而反則爲損巽在內體爲井而反井則爲困四卦所以表巽道也而復以重巽終焉則內外上下無往非巽矣故取此六卦于下經所以制用也上三卦旣執謙之柄下六卦又達巽之權聖人涉世之道亦可識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心之本體不可目窺故謂之小如道心惟微之
微也能得此心何物不辨老子云見小曰明卽
此意

潘子醇曰人心心之變體也有思而有爲道心
心之本體也无思而无爲有思有爲其慮宜深
惟頻復始厲而无咎故惟危无思无爲其藏宜
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
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并以辨義巽以行權

龔深之言三陳九卦初德次體次用其說出九家易

三陳皆有辨困之辨辨于已復之辨辨于物并則人已之間兩極其辨也

象山先生曰復而先以履謙蓋履上天下澤而人居其中先辨一身所以舉錯動作之由謙以自持使精神收聚于內則此心斯可得而復本心既復謹始克終以得其常而至于堅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爲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爲益雖涉

危蹈險所遭或至于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于道有左右逢源之妙至此則順理而行無纖毫透漏如巽風之散无往不入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楊廷秀曰此章言易之用存乎變易之體存乎

常易之行存乎人何者君臣父子易也視聽言動易也治亂安危取舍進退皆易也苟遠求之則涉于渺茫非易矣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乾之初九忽上而居坤之上六則坤變而爲剝坤之上六忽下而居乾之初九則乾變而爲姤此易之變上下无常也乾之一陽與坤之一陰相易而震生焉坤之一陰與乾之一陽相易而巽生焉此易之變剛柔相易也是皆不可拘以典常繩以要約惟變所適誰得而禦之然易之

道雖屢遷而其常則不變學易者出入起居非
度不由外內屋漏惟懼是知以此應世則遇憂
患而自明遇世故而自達以此謹獨則无師保
而自律遠父母而自嚴君子何修而得此哉其
初率乎易之辭而不敢違揆乎道之方而不敢
離玩味于變動不居之中探索其典常不變之
要則易之道爲吾有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

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凶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始終初上二爻也初卦本其事未成故難知終卦末其事已成故易知中爻者洪容齋謂二三四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

則六二九三六四爲坎也觀左傳所載占辭可見彖辭謂文王卦下之辭如乾元亨利貞是也彖辭統論一卦六爻之體雖未十分詳盡而已得其大要矣解者往往以彖傳言之甚謬

漢上云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雜物以下皆言中四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爲互體德謂卦德撰猶言數也二卦固各有德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成兩卦是別算其德也初德之是非未見上德之是非已定

故以中四爻辨之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此二節論中爻之本體二四同功謂同以陰而居陰也三五同功謂同以陽而居陽也位與六位之位不同彼以陰陽言此以遠近貴賤言也多者諸卦未必盡然而若此者居其強半也柔

危剛勝或指五言或指二言或兼言之皆有未
通竊意此剛柔二字與易中剛柔字稍異五君
也其位貴其道剛三臣也其位賤其道柔柔而
居剛危而多凶剛而居剛勝而多功故曰其柔
危其剛勝耶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
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
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張弢之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曰爻曰物曰文曰吉凶指六畫摹寫三才之變態道有變動如天地人之變化爻有等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處乎中物相雜如星辰昭回山川錯落仁義經緯文不當如天文地理人事精祲相盪休咎相推而吉凶生故曰廣大悉備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

道也

楊廷秀曰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遭寇者之爲用
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者之爲工意之者不
如履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
已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其心危故其辭
危此无他欲使後世之危者平易者傾其慮患
之道大故其爲喻也詳遠取物近取身凡可爲
吉凶得失之象者无一物之或廢學者能以百
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以終始則要歸於

吉而无咎矣辭卽彖辭爻辭皆文王所作若以
文王止作彖辭則彖辭未見所謂危者惟爻辭
則多有之謂爻辭非文王所作可乎占法不變
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爻辭不知
占法者之妄論云爾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
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
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
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龜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易與險相反惟中心易直者能照天下險巇之情所謂通志也簡與阻相反惟行事簡靜者能察天下煩壅之機所謂成務也阻者窒隘填塞之狀與險惡不同石澗云自上視下所見爲險自下升上所向爲阻乾自上而臨下故知險坤自下而升上故知阻

云爲卽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卽尚其象尚其占也

韓康伯曰人謀凡議于衆以定得失也鬼謀凡寄卜筮以考吉凶也不役思慮而失得自明不勞探討而吉凶自著類萬物之情通幽深之故故百姓與能樂推而不厭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言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

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八卦卽六十四卦也八卦以象告謂卦爻之以象示人也爻彖以情言謂繫辭之以言諭人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此再言象之示人者明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此再言辭之諭人者異也自彖辭觀之卦體本以變動而成故彖辭專言其變通之利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類是也雖睽蹇明夷至不美之卦其象皆有所利益其初皆因窮而變變而成卦則以

成卦者爲利故曰變動以利言自爻辭觀之據
逐爻之情而處事則吉凶皆異於本象矣故有
在彖爲主爻而在本爻則凶者如震之九四震
驚百里可爲祭主而在本爻則爲泥而未光之
類是也故曰吉凶以情遷言是彖之本辭則爲
遷易也自此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
六爻之情與辭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
出於相攻相取相感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
一情由是觀之禍莫大於相近人莫難於相近

也此四相者言父之情也下六辭者父之辭也
命辭之法必各象其父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
其情自四情言之可以見聖人之知險知阻矣
自六辭言之可以見聖人之能說諸心能研諸
慮矣故曰此以象變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也
廷秀曰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孟子曰我知
言是也大抵歉于中者必愧於外秦武陽色變
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
有言于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在其說以嘗

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
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无所煩言至正
无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
寡人惟无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危言以眩世而
无所忌强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
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
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
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之也必深匿
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

人而陰寓其伎或泛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董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无所王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王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窪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其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迎奪其防而據之則一語而折衷之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

其辭屈